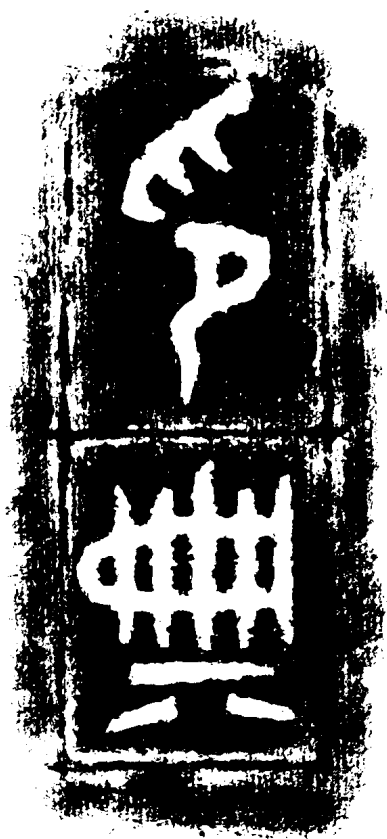


印典

遼西
任北鳳
康殷
主輯



遼西康殷主輯
任兆鳳



四冊之首



责任编辑：吴守明

装帧设计：大 康

印 典（一） 康 殷 任兆凤主辑

河 北 美 术 出 版 社 出 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 北 新 华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河 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787×1092毫米1/16 印张49.75 印数3,001—4,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10-0224-8/J·219 定价：80元（精）

协助编辑本书人员

康叔平

康伟

康庄

康默如

李燕生

任红雨

包狷翁

马叔雍

傅大右

傅万里

杨鲁安

王宗光

苑慧侠

田建国

陈宝全

徐鲁民

沈甦

胡秉仁

凡 例

一、本编为便于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界人士研究古代官制、地理、姓氏、民俗、古文字及篆刻家研讨古玺印之印式、章法、印字等之用，故收每方玺印之全拓，依字序排列，合印谱与玺印文字书于一编，资料集中，有直接利用之便。

二、本编所收，上起晚周，下逮六朝之官私玺印、封泥，而以宋元押及个别唐宋印为附。

三、全编共收古印谱百余种，印拓四万余方，分为四册，首册收印拓一万二千二百五十方，印字一千零四十五字。

四、本编于某印字之下，直列凡有其字的所有印拓。两字印两见，三字印三见，多字印多见（实际上在古玺印中仍以两三字之私印为多，多字官玺印等为数甚少），而有些习见的过分繁多的印字，如：带有之、私、印、玺、信、司、马、曲、侯、督、部、日、利、长及常见姓等字之印不须尽列，则只择其有代表性者，尽量减少重复，以节省篇幅。

五、每字下之印拓，首以字形的古、近、正、变分列，次按晚周、秦、西汉、东汉、三国、六朝的时代为序。务求类聚衔联，以见印制、印文的演变之迹，而不计其印之为官为私，材之为金为玉等。

六、晚周文字，尤其是玺文，形体诡异，辨识困难，故于难识之字，尽量附于其所从之后。不能辨其部居者，列于编后，以俟来者。

七、印文之释，多从旧说，亦有辑者新释，间作必要之说明。其有两释者，或分隶两字之下。

八、本编所收印拓，尽量选择每印之早期佳拓。个别拓片效果不同者或兼收之，以

资比较。

九、本编尽量将谱录简称，附于印拓右下方，以明出处。谱目名称及其简称，表列于编末。

十、本编印文排列，仍循旧例，依《说文解字》次序。首标篆文，该书所无者标以楷书。《说文》之分部确有误漏，并经学者公认者，如「有」字不从月、「刘」字宜补并入刀部等，略作更正。又原书常有明显讹文，则亦依印文及古文字改正，其显例如：汉宜作𠂔、长宜作𠂔、幸宜作𠂔、高宜作𠂔、兆宜作𠂔之类，不复墨守许氏之失。〈注〉

十一、另有检字表，依规范繁体楷书笔画数及五笔起字法为序，分列于一、二、三册中，另排全编总表，收于第四册。其难于隶定之字，不列入表。

十二、本编为集中谱录之工具书，惟以印拓为主，只于必要时，略加简释。至于考释文字及有关玺印的研究等事，则另撰专文，收于书末。

此编推敲三十年，权衡数万印，知耳目之难周，惧择列之或谬，为学敢言苦辛，问世终逢盛世，匡予疏陋，伫望高明。

〈注〉详见编者《古文字学新论》第三章二节及《说文部首铨释》等著作。

前言

古代玺印是古人留下来的一种丰富而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它是记载着古代官制、地理、姓氏、民俗、古文字等方面的一手史料。有很多玺印文，可以补充史乘文献以及字书的疏漏，订正史书、字书的失误。同时又多是艺术方面的珍品。是后代欣赏学习书法、篆刻的极则，因而受到后代人的重视。据说自宋代就开始了古玺印谱录的拓辑，著名的有徽宗赵佶的《宣和印史》、杨克一的《集古印格》、王厚之的《复斋印谱》、颜叔夏的《古印谱》、姜夔的《集古印谱》等。元代赵孟頫有《印史》，吾丘衍、钱舜举、杨遵等也都有辑著。但 these 早期印谱都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泯没失传，徒余名目了。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印谱是明代顾从德的《印薮》、范氏的《天一阁集印》等。不过这些印谱，为了流传方便，多用木版摹刻，很难保持原印面目，对考古等学术方面，也许还有些作用，但艺术价值却不会很大。

清乾隆时期开始，研究朴学的风气空前盛行，在此影响之下收藏和拓传古印的越来越多，很多名谱相继而出。清宫廷有《金薤留珍》之辑，士大夫之家印辑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的有：吴式芬的《双虞壶斋印存》、高庆龄的《齐鲁古印掇》和郭裕之的续集、吴大澂的《十六金符斋印存》、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吴云的《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陈宝琛的《澂秋馆印存》等。后来居上，盛况空前。流风所被，连东瀛日本也出了不少藏印家和几部精美的印谱。

这些大收藏家，藏印既多，若想拓谱流传，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比刻印一般的书籍更难。因拓谱用料考究，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一般来说要拓十部就很困难，所以最多也不过拓二十部。这大约就是自从《宣和印史》以来宋元印谱绝迹的原因吧！正因为印谱成书艰难，所以才十分珍贵。印谱一般都不是商品，即使出售，在

当时的售价也非常昂贵。到了后代，就更为珍贵难得的凤毛麟角了。

我自少年时就酷爱古文字和古印、篆刻，当然也只是爱它的形式美，谈不上考古和研究。然而很不幸，我出生在文化不很发达的穷僻小城，全城也找不到一部古印谱。我家境寒微，又值抗战时期，与北京等地隔绝，耳目固陋，又缺乏师友之助。一个幼稚的中小學生，仅仅依靠自己摸索，学习这些，其难可知。随着年龄渐长，从书本、报刊中零星得知一些印谱的大名，十分羡慕，很像古语所说的：「人言长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只此，聊且快意而已，甚至连几种影印的印谱也无缘一见。只能学些当时报刊上偶然发表的，不一定高明的时人之作，「取法乎中」。由于眼界狭隘，水平自然也受到局限。其后三年是在战争动荡中亡命，勉强活过来的。谋生存之不暇，顾不上提高，但也还买了几种石印印谱。解放后作文物工作，又和几位前辈名家往还，才有机会看到一些名谱，眼界大开，费了很大力气自己也颇有了几部，这样总算初步的满足了多年的渴望，翻翻这些印谱，就是一种享受，可算得踌躇满志了。

有了这些古印谱以后，对于自己也渐渐有更高一些的要求，但困难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如何有目的的翻检和应用它的问题。

因为谱中古玺印的数量太多，排列上分散，最多也不过分为玺、印、官玺、官印、私姓名印，白文、朱文、「吉语」之类，作为一般的浏览欣赏，自无所谓，但如果要查一个古代的职名、地名、某个字，或是在刻制一印之前，要翻阅有关的某些玺印作为参考，可就非常困难了。若想在仓卒之间把有关的古玺印都翻出来集中在一起，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是学者、内行们都常常遇到的棘手的问题。印谱虽多，终难为用，只能对满架的印谱兴叹，无可奈何。

正因如此，二百年來，人们也曾经煞费苦心，想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编出了玺印文的字书，以便于篆刻者临时翻检。最早是由清代小学家桂馥所辑的《缪篆分韵》

开始的，尽管刻版草率，效果欠佳，但在当时也不失为一大创举，「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其后又有谢芸卿辑的《汉印分韵》等。罗福颐的「玺印文字征」为最谨严，罗氏近年又把玺、印文分开，重印了《汉印文字征》正续集，又用影印的方法重辑并出版了《古玺文编》。这自然比直接而盲目地去翻检群谱求索某字方便多了，因而受到学者们的欢迎，成为最流行的工具书。然而这类字书也还有以下明显的缺陷。

一、分割孤立。我们只能从这里看见某些印的单个字，而看不见原印的全貌，「见豹一文，不知其武」，使史学、考古工作者无法引用原印，篆刻者看不见全印的印式、章法、文字间的组合、搭配等关系。如果想看到整个的原印拓，还得依旧去翻大量的原印谱，而这些字书里一般又没有注明出处。

二、摹、刻失真。这些字书，大都出于手摹、刻板，与原印文距离太远，如「优孟衣冠」，很难由此看到原印文的丰采。近年出版的《古玺文编》是以原玺剪辑、影印的，可算一种改进。

三、缺乏最重要的秦印。它们为体例所限，只录汉印，或只录古玺，而缺乏最重要的一环——秦印，无法使人看到由古玺变为汉印的重要中介。

四、收录寒俭、片面。一般所收印数太少，也往往因编者的好恶而取舍。例如「章」字，在汉、三国将军印中屡见不鲜，何患百方。这些所谓「杂号将军」，颇为史书所遗漏者，足以补史乘之失。而那些凿印又颇具艺术特色，极为篆刻家心折。齐白石制印主要得力于此，人所共知。然而在最流行的一部权威性印文字书中却只收五个章字，都出自铸印，没有一个「将军章」中的「章」字。大约因为辑者有些洁癖和偏见，他只欣赏规矩整饬的铸印（说铸印如「正人端士」），而不喜凿印，所以弃而不取吧？使读者无法由此得见古印文的正、奇、庄、纵等变化的全貌。其余亦然。

由上述四点，可见以前的玺印字书的本身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的缺陷，必

须加以彻底地改进。因而我常常想能否把古印谱和玺印文字书结合在一起，以便于应用！

玺印本是细小之物，大都不过方寸，每印中文字也不多，一般都在二至四字间，因此它不同于碑文、甲文、铜器铭文等等鸿篇巨制，在编为字书时不得不分为单字，何况玺印中几字浑然一体，是有机的组织，也不宜截分。所以编辑这类字书是否可以把整个印拓都分收在每字之下，使它更完整集中！更具有独立性，更便于实用！我想这应该是正确的，也是行得通的。

大家都知道，开始编辑印文字书的时间是在二百年前。当时还没有照相影印的技术，只能依靠木版雕刻的老办法，刻出印文中的一个字来已经不易，如果要求摹刻出全印拓，显然是不切实际，也不可能刻好的，所以只能将就敷衍，由于时代技术的局限，是无法苛求的。然而发展到能用照相制版、影印的今天，还要墨守乾隆年代的成规，岂不是太保守落后不便于实用么？我们是否也应该随着时代的脚步，改变一下编辑字书的祖传笨法！

在五十年代中，我深切体会到这些，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见到一种把古玺印拓片，都按其印文各字，分别集中编排起来的字书——完备而直接的，熔印谱、字书于一炉的新书出现。然而没听说有人作，希望落空了。因而不得不盘算着自己动手。

当时曾把这种奢望和假想与容庚、商承祚、邓散木、钱瘦铁等前辈商量，他们都赞成，认为这样当然胜于旧著。然而，此役工作繁浩，所费不貲，近于空想，很难实现。事后证明，这种估计一点不错。容老则以为比较可行的是编一部较完备的玺印文索引……不过我想这种索引虽然易作，但实用价值并不太大，也只能是配合群谱而行，如果没有那么多古印谱可供「按图索骥」，就毫无用处了。何况即使具备所有印谱，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查某个字而翻动千百册印谱——李商隐的「獭祭」也不致如此麻

烦吧！

思来想去，踌躇经年。编辑这种工具书，本来不需要过高的智慧和古文字知识，也没有太高的学术性，要的是繁浩的技术性工作，因而学术界不易有愿任这种烦笨工作的人。我也明知自己本来性急、无恒、事繁、力薄，很不适应这种工作。然而，既无人作，也只好贾其愚勇，知难而进了。虽然要付出巨大代价，但此书一成，可以使自己和大家有很多的方便。

一九五八年春，我由于种种原因，辞掉了原工作和拙荆兆凤离穗回京，过山居的生活。稍得暇豫，就两人合力着手这部书的编辑。购置印谱，在每印之下标明谱名简称、剪切，更多的是借谱来用印像纸翻印，有些还要精摹，贴在上万张卡片上，分字检《说文》编号；把每字下之印按字形、时代排列次序。完成这一切之后，从卡片上揭下来贴入稿纸。此后，又经历了诸多坎坷、险阻，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仍以此书未成为生平大憾。直到一九六六年夏，才算把卡片都贴到稿纸上，初步成书，装成了十六大册。虽然在搜集上还不完备，但已初具规模。自己抚着半身高的成稿，快然自足。这是在多灾多难中，费了一家人心血，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干出的成果。不少同好朋友看了也都满意，认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工具书和印谱汇编。

书虽编成，然而就当时的情况估计是绝没有出版公诸于世的可能，只能供自己以及个别朋友们的欣赏利用而已。不可思议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横扫四旧」的狂澜冲击着首都。我当时最担心的仍然是这部惨淡经营，呕心沥血作出的一点成果。望着这一大堆稿本无处可藏，焦急万分，束手无策。在这紧急关头，多亏了公安工作者郑艺同志。他很有远见，坚持真理，冒着很大的风险，设法帮忙，居然使这一堆成稿，奇迹般地逃过了这场动乱之灾，完好地保存下来。因此，对于郑艺同志的奇功，没齿不忘。他不只是为我个人，而是为学术界、篆刻界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这部

稿子又被三舍弟夫妇担惊受怕的深藏了十年，直到一九七六年冬，才算重见天日。

个人的命运就更艰辛难言了。一九六九年冬被赶出首都，到河北邢台一个穷苦偏僻的农村插队。我还想在这种逆境中作一点什么事，才不负祖国、民族的培育，不负个人平生的苦学。老实说，我即使在那种非人所堪的逆境中也绝不相信这个伟大民族几千年积累的灿烂文化会被彻底毁灭。本来想继续补订我的《印典》，但在那时十分困难，而且危险，如果散失半本，则全书皆废。后来就改变方向，编写一本介绍文字源流的通俗读物，叙述汉字的来源变化，不料越陷越深，竟引导我走上了从头研究古文字形的道路。在这个困苦难言、流离颠沛的环境中，在一盏油灯之下，我侥幸的研究出近千个古文字形，写出了百多篇论文，辑为《古文字形发微》、《古文字学新论》、《文字源流浅说》、《说文部首铨释》，共百余万言，都用小楷抄缮出来，也算是不幸人因祸得福了。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早已写在《新论》的后序里，已为很多读者看到，这里不再多说了。

可喜的丙辰之冬，我的苦厄岁月终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了，我庆幸获得了新生。此后的几年，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古文研究的稿件整理和出版上，也作了不少教学和书法等方面的社会活动，却无暇顾及这时已回到老家的《印典》旧稿。老实说，除了无暇，也有些缘故，那就是每一翻看它，那些辛酸的往事便都涌上心头，痛定思痛，使人格外痛苦和疲惫。为了忘却，逃避这些回忆，我不愿重温旧梦，更不必说再下大功夫补充修订它了。这些年来随着国家的中兴，学术空气日浓，广大群众中爆发出书法、篆刻热，爱好者日多，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后学都看不到古印谱，因而要求出版印谱和工具书的呼声强烈。我是过来人，深有同感。几年前，我拿出《印典》稿给出版界朋友看，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极力鼓励我拿出来付印，公之于世。不过用今天的要求来看，原稿仍太简陋，后来我又积累了大量资料，都须补入，作起

来又要费很大气力，思之令人生畏。且自己的大好年华，多已在坎坷之中消磨，如今精力已衰，发苍苍、视茫茫，确有难乎为继之感。但是如果不作，那么就是「靡有始，鲜克有终」，这部稿子就只能埋没，无缘与世人相见，败于垂成、前功尽弃，也愧对在险境中保护过它的人们。而且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有不怕艰难的人，重新做起，更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有成，才能利用。思来想去，还是下了决心，由自己把这杯苦酒喝完。一九八二年冬，一边重新剪贴《古文字形发微》稿子，一边又抖擞精神，再翻晒古印照片，由舍侄默如等向有关单位去借些印谱，经过几年的断续努力，又搜集、补充了万多方印拓，采谱超过百家。虽然还远非完备，还缺几种名谱和更多的小型谱，尤其缺乏解放后各地出土的古印拓等，但对于孤军作战的寒士而言，也算是竭尽棉薄，差堪自慰。岁月不容我再求更全，不足之处只好留待以后有志之士大力补充订正吧！

原稿为了节省篇幅，迁就毛边纸的开张，开本太大，现在要改为标准的十六开，缩小很多，为了保障原印拓的原大，在技术上须要动大手术，要把原已贴妥的三千多页印拓稿全部揭下来，重贴到新稿纸里。还要加写每印的释文、原谱名缩称……工作量很大，为此我又忙了两年多。现在可以把首册拿出来，并争取在两三年之内，把下余的三册也陆续完成，了此平生之愿。

附带说明一下，未必古印皆佳。这里的印拓，也有很多是不足以治印者取法的，甚至有些晚期印文，还有讹字。其次是油墨印刷，还达不到用印泥钤拓的效果。治印者还须有一点用原印钤拓的印谱，以供参考。其三，是由于印拓数量太大，篇幅较多，书价偏高一点，不过若与百种印谱之价相比就算很低的了。

抚今追昔，深感今天的好景来之不易，可谓「向老逢辰」。可惜的是我自己将近迟暮、多病倦怠，撰文、刻印都近于尾声，无意进取。此书之成，若能奉献给年轻些的同道们去参考利用；史学、考古、篆刻等方面的工作者、专家们若能由此编顺利的

查索到所需的资料；篆刻家们能由此开阔眼界，继往开来，刻出更高水平的新作；初学者也能由此看到传统古印的高妙，或还能煞住蔑视传统任意滥造的某些印坛狂风，我将感到最大的欣慰。如果将来有人把它补订得更完善便用，我将更为满足。

我衷心感激曾经在各个方面帮助过这项工作的朋友们。

康殷

一九八六年七月



首冊檢字

本表先依通行之繁體楷書字筆數多寡，次依起筆之、一、フ、ノ、乚、レ、
 丨、レ、レ、為序。筆數及首筆皆同者則以次筆為序。字下數字為頁碼

一三畫		一	十	又	八	卜	三	千	上	下	士	又	千	小	口
		一	四二七	五八二	一八三	六九二	三一	四二一	四	一二	七一	三八六	四二七	一七八	二一六
四畫		王	天	元	反	牙	廿	支	屯	尹	攴	友	公	父	公
		三三	二	一	五九五	四一一	四三八	六二七	八九	五八九	五五六	五九八	五八六	五八六	一九〇
五畫		分	气	牛	爻	奴	少	止	中			必	半	示	玉
		一八三	七一	二〇三	六四一	五三二	一七九	二九五	七六			一九九	二〇二	一五	六〇
六畫		古	正	召	足	右	句	吝	台	史	目	用	皮	只	叫
		四二六	三〇八	二三一	四一八	二四一	四二五	二六二	二三八	六〇二	六九七	六九五	六六五	四二二	二六二
七畫		羊	百	寺	吉	吏	玠	弄	共	艾	光	芳	丞	聿	羽
		七五〇	七二一	六四六	二四九	四	五八一	五五五	五五八	一一四	一四五	一一一	五三五	六一九	七二四
八畫		舌	各	名	行	白	自	兆	牟	比	吐	吁	叶	吁	言
		四二一	二六三	二一九	三九四	七二五	七二四	六九四	二〇七	三〇八	二六一	二六二	二六七	四二二	四四〇
九畫		牢	弄	迂	迂	折	芑	芑	芒	茅	芑	更	吾	甫	戎
		二〇八	五五一	三五〇	三五〇	一四四	一四七	九四	一二七	一〇一	一八	六七四	二一九	九九五	五五二
十畫		走	君	改	邦	孚	余	舍	壯	告	每	廷	旬	弁	兵
		二七四	二二一	六八三	五九四	五七七	二〇〇	二一七	二〇六	二一五	八九	三八七	七二	五五一	五五二

於	八	收	壯	沓	罍	回	足	吸	呈	吠	呀	步	臣	尚	肖	迤	巡
七六九	畫	六八三	七五	二六六	六〇〇	四二二	四二三	二一八	二四〇	二六四	二六五	三〇三	六二六	一八八	二七九	三五三	三一三
萬	芹	芳	芬	取	事	者	奔	走	育	奉	羌	述	牧	攷	杓	祀	妾
一二九	一一四	一三八	見芬九〇	五九七	六〇六	七一九	五五五	三〇〇	七五五	五三二	七五五	三五九	六四一	六六六	二七	二九	五二八
周	肱	肱	迤	和	牧	至	旨	命	采	束	幸	楚	笑	芳	蒂	蒂	芥
二五三	五八六	四三五	三四八	二三四	六八五	五八〇	七一	二二〇	五七八	六二二	七五二	三〇〇	一五八	一六七	一七一	一一〇	一四五
	秉	迤	迤	豐	具	盱	趾	咀	呼	走	叔	尚	迎	延	佳	近	征
	五九五	三五八	三四九	六〇〇	五五四	六九九	四一八	二六七	二一八	三〇〇	五九六	一八四	三二四	三九一	七三五	三四一	三六五
珍	春	迤	美	前	扁	發	高	奔	度	計	衰	殺	祈	祉	音	帝	九
六五	一五〇	三五七	七五四	二九六	四一九	三〇三	二六二	五五四	五九九	四八三	二六三	六四一	二九	一七	五五	一一	畫
范	要	極	革	甘	敗	翦	故	延	政	相	貞	耐	耐	破	珍	琬	珂
一四七	五五五	五五一	五五九	七二〇	六六九	七三四	六七〇	三一八	六七一	七〇二	六九三	六六四	即耐	六八九	七〇	六九	六九
莖	莖	萬	差	荷	莖	慈	第	苾	苦	苗	苞	苴	苑	茂	苛	茅	英
一五九	一五八	一〇五	一五五	一五四	一五九	一四五	一三七	一三七	一〇六	一一〇	一一三	一四三	一三五	一七八	一三二	一〇六	一二七
卑	皇	段	信	迤	律	很	後	咸	牲	牴	奔	迢	段	建	馭	若	昔
六〇一	五八	六四三	四九九	三五二	三八三	三八五	三七五	二三八	二〇八	二〇九	五五一	三四七	五九八	三八七	六〇〇	二六六	一六八

十畫

迫 叟 災 身 省 是 是 盼 眠 政 盼 迴 罍 罕 迎 迷 既

三四二 五八七 一四三 五五五 七十四 三十三 三十一 七十一 六八九 六八四 七一二 三四四 二六四 二二一 三五五 六二二

記 訊 訓 計 訖 訖 訖 訖 訖 訖 訖 訖 訖 訖 訖 訖 訖

四八八 四五八 四五四 五〇一 四九四 五〇五 五〇五 五〇五 五〇五 五〇五 五〇五 五〇五 五〇五 五〇五 五〇五

逆 華 班 珪 珠 珙 珙 珙 珙 珙 珙 珙 珙 珙 珙 珙

三二三 七五八 七一 七〇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茗 苾 苾 苾 苾 苾 苾 苾 苾 苾 苾 苾 苾 苾 苾

一〇四 一一一 一五九 二二七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釜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五七六 三六六 六四六 五五五 六八八 三二三 二二二 一四三 四一七 三六六 三六六 三六六 三六六 三六六

商 章 竟 輿 寇 十一畫 崙 崙 崙 崙 崙 崙 崙 崙 崙

四二三 五一七 五二六 五五六 六八一 七三三 四一七 二六六 五五五 三三四 二六六 二六六 二六六 二六六

逐 爽 璘 琅 理 祈 羝 羝 羝 羝 羝 羝 羝 羝 羝

三四一 六九六 六四 六七 六四 七一二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連 連 蕲 蕲 蕲 蕲 蕲 蕲 蕲 蕲 蕲 蕲 蕲 蕲 蕲

三三五 三二三 一五五 一五六 一六五 一六八 一五七 一七五 一七三 一四三 一三九 一四七 一四七 一四七